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心的彼岸

高建英
◎ 编著

用着自己的双手，

想把那女孩

跟这个世界的连结

7
39
09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心的伟岸

高建英 主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园经典小说选/高建英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 2005. 11
ISBN 7-204-08159-5

I. 校... II. 高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190 号

封面设计:张娜
责任编辑:乌恩其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高建英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-4972059

三河市长虹印刷厂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98 字数:1300 千字

ISBN 7-204-08159-5/I·1727

全 14 册 定价:417.68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内容提要

她说要亲自下厨？……能吃吗？依她少根筋的个性来看，果然还是会担心的。嗯，要吃拉面的话，还是附近那家 OO 轩是最好吃的了。

可是，为什么她说要请我吃午饭时，会是那么高兴的表情？难道……在实行着什么恐怖计画吗？会不会在吃下去的瞬间，马上就毒发身亡呢？脑中浮现出雪音穿着巫婆服装，在昏暗的灯光里调制着不明液体的情景……

被遗忘的故事

雪 祭 （被遗忘的故事）。

浑浑噩噩，根本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；抑或者说，什么都无法做。感觉，有点悲伤；可是却又不知道为何而悲。不断寻求某人的身影，在记忆的灰地带，渐渐染上一层雪白。未放晴的天际，仍似苍苍而欲坠；长久摇曳的不确定感，直至那一天才有所改变。

现在，雪……停了吗？

“孩子，有关於天降雪的故事，还记得吗？”

“嗯？我好像忘了呢。”

“……好吧，那妈妈再告诉你一次：

那是一段非常久远，相不相信都无所谓的一段故事……”

星期一的夜晚，坐在书桌前，拿着英文课本突然发起了呆。不是因为我不在意明天的期末考，而是想起母亲曾告诉我的一段故事。记得，那是在孩提时期，睡前时常听见的床边故事；虽然有点长，但母亲似乎从来就不曾遗忘。

还是想不起来啊。

抓了抓头，将手上的原子笔转了几圈之后，我放弃继续思考这个对明天的考试，完全没有加分效果的故事内容。反正，那也不是很重要。

还是看书比较实在。

碰碰碰！

正当我把全副心思拉回课本的时候，突然听见有谁在敲打窗户的声音。抬起头来，那家伙正一脸笑咪咪的站在阳台上，嘴中喃喃的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因为房间拥有隔音功能的关系，所以敲窗户，是她唯一能让我注意到的方法。



心的
伟岸

虽然,并不想理会她,但我还是以嘴形这么回答着:“雪音,我现在很忙,要陪你的话,明天吧。”说着,便将窗帘大力拉上,让她的身影消失在眼前。

真是的,明天的考试难道她一点都不担心吗?在心中这么嘀咕着的同时,她拍打窗户的敲击声却又更大声了。好像是非常不满吧!不过,现在可没那个闲工夫;看看手表都已经九点了,再不把明天要考的复习完毕,考试是绝对会挂点的。

碰碰碰!

可是,她还真吵呢……

一直拍窗户,难道她手不会痛吗?

“conquer 征服,analyze 分析……”

大声将课文中的英文单字念出来,试图让自己定下心来,不再去注意那扰人清心的拍打声。不知道过了几分钟,她好像也终于放弃了;大大拍了一下窗户之后,便再也没听到她继续敲打。将窗帘拉了开来,看到她正沿着连着二家的大树,往她的房间走回去。

好像是真的很生气的样子。

不会被怨恨了吧?虽然那种事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,但反过来想,那也是她自己不好。偏偏在期末考的前夕,邀我去她家看什么侏罗纪公园……

“因为,一个人会害怕……”闭上眼睛,想起刚刚在学校的最後一节课时,反问她为什么非要我陪她一起看的那个奇怪理由。当时虽然拒绝了,但她好像完全没听进去的样子,一直说今天晚上一定要陪她,今天晚上会来找我,今天晚上……

一个劲的拉着我的衣角,因为实在有点烦,又今天晚上本来就打算来个久违的读书,所以便有点不满的朝她吼了出来:“真是的,为什么看那种东西还会害怕?难不成电视里的暴龙会跳出来把你吃掉不成?”当然,并没有吼的太大声;因为还在上课中,所以顶多也只是气势上的问题而已。

不过她好像还是被吓到的样子,有点害怕的将身体移回自己的座位上。“没错,是真的会跳出来啊。”听到她有点颤抖的回答,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;於是,便不再理会她。放学钟一打完

後，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回到了家。

想着想着，不知为何，有一种在学校跟雪音发生的谈话，仿佛如在眼前感觉。微微睁开闭上的眼睛，纯白的光线由窗外射来，填满整个房间。我……

望向手表所显示的日期：十二月一日

“哇哇哇！我怎么睡着了，几乎都没念到书啊！”

痛……

因为向後仰的关系，使得椅子承受不了力的惯性而倒向了地板。

当然，自己的头也撞到了。

十二月一日

十二月一日星期二

痛，实在很痛。

看来，只好出绝招了。

“不痛不痛，痛痛都飞走罗！”

……

果然还是会痛。

唉，倒是，昨天晚上都没看到书，那今天可该怎么办啊。嗯，还是算了，做人可是要有随机应变的精神，有一句话说的很好：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就算最後是歪的，也要想办法把它踢直。

当然，後面那句是自己加的。

嗯……也该出门了。

让楼下的家伙等太久也太好。

随手将窗帘拉上，起身伸了一个懒腰。收拾一些考试必备的用品後，拿起书包便走出了房间。今天早餐还是 pass 好了，虽然很想这么做，可是肚子却不争气的叫了起来。没办法，也只好先到厨房找东西来顶一阵子了。



心的 伟 岸

“哈，过期的鲜奶一杯。”

打开冰箱，将里面仅存的食物拿出来后，也只能苦笑着。只过期几小时，应该还可以喝吧？虽然还在考虑当中，但手早就先一步把盒纸打开、送往嘴边“咕噜、咕噜”的下肚。“哈！”深长的打了一个打嗝，感觉还蛮痛快的。

虽然喝起来有点怪怪的；不过，却意外的好喝。

走到玄关，穿上鞋子后使用力的将大门推开。

呼——呼——

一阵冷风吹过。

“好冷……”缩紧脖子，将手放在嘴上哈气取暖。

抬头仰望，天空实在好蓝、好蓝。深深的呼了一口气之后，身心完全的舒展开来。此时，雪音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：

“啊！幸也，快点啦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，别催了。”

锁上大门，将钥匙放在鞋垫下。步下三个阶梯，走到她的面前。

“哟，为什么这里站着一位美少女啊！”我故意奉承着。

“，真的吗？”她转过身去，脸都红了。

还真不是普通的单纯……

“好，走吧。”

“嗯！”她大力点了一下头。

虽然今天有点冷，但现在我们还是跟往常一样，一起往学校的方向前进。不过，平常聒噪的她，今天不知为何，特别的静；而且，还做出一些不合她个性的举动。那就是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一直着我的脸上瞧。等到发现的时候，又马上把视线移开；问她，却什么都不回答。

“喂，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满脸的笑意。

像这种无意义的问答，持续了约30次之久……

真的，火气都快上来了！

“说！我的脸上到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”我实施着不合自己

作风的恐吓战术，“快说喔，不然把你丢到海边喂鲨鱼去。”故意把脸装的很凶猛。

可是，似乎还是没什么用处。“没有啊，”她把脸背对着我，感觉好像是在窃笑的样子，“幸也脸上长出白胡子这件事，雪音觉得很正常。”

“白胡子？”我摸着脸颊。

虽然套出了一个要点，但可惜的是，现在又没有镜子，不然的话，就能知道她在说什么了。於是，在走过上学时必定会经过的一家面包店的同时，我便利用了厨柜的反射，清楚的看到她所指的“白胡子”。

什么嘛，原来只是早上喝的牛奶在作祟而已。

叹了口气，用袖口擦了擦嘴。

“嗯？幸也要买面包吃吗？”来到了我的身旁，雪音望着琳琅满目的面包柜里，歪着头有些伤脑筋的指着其中一个：“那……雪音要苹果面包。”

“自己去买。”我冷冷地说道。

“！怎么这样啦！”她像是在散发不满般，向后退开了几步，“幸也你怎么可以用衣服擦嘴呢？”原本指着面包的手指，转向了我的脸上。

怎么……

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
“所以，买面包给雪音吃吧。”她露出了笑容。

“这跟那是二码事吧！”我吼了出来。

……

经过刚才浪费时间的面包事件後，现在，我们继续朝学校的方向前进。补充一点，从家里走到学校，大约要 20 分钟；故，现在并没有多少时间，可以悠闲的走去。

……

侧眼看着那家伙，手上拿着近乎是勒索来的面包，高兴的啃着。为什么事情会如此发展？这，就要说到五分钟前发生的事了。

当时的她……



心的伟岸

“好吧，既然幸也不买给我的话，”她低着头，静静的往店门口走去，按着大门，她一脸哀怨的望向我，说：“那雪音就只好自己买了。”然後，毅然的将门打开，点了点头，像是下了什么决心般，走进了店内。

结果……

等她出来的时候，情况突然变的非常混乱；总之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只知道，突然有一阵风掠过身旁；望向那阵风的来源，那家伙正以百米的速度跑在前头。

本来是想要追上去，问她到底发生什么事；可是，却突然有人从後面拍着我的肩膀。虽然有股非常不详的预感，但我还是转过身去——预感成真了，那家面包店的老板看着我，意味不明笑着。然後，伸出手来，说出一句非常非常残绘的话语：“200 元。”

我，完完全全中计了，从来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；非常懊悔，只好将手伸进口袋里，恭恭敬敬地奉上今天的午餐……脸颊滑过的湿润感，是泪水？到底我是为何而泣呢？只不过是区区的小钱而已，为何心底却隐隐抽痛？

之後，我追上前方的雪音，问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。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样：“哼！这是昨天幸也不陪雪音看电视的惩罚”说着，还拉下眼皮，摆出调皮似的鬼脸。

“幸也，要吃吗？”她把袋子移到我面前。

“不要！”撇过头去。

说实在的，被这样勒索的感觉，还真不是普通的难受。

她似乎慌张起来了。“幸也，就吃一块嘛。”不断的在身旁绕来绕去，不过，只要她一绕到面前，我便会将头转到另一边去。“不然，下次午餐雪音请客好了。”耳边不断传来碎碎念的话语。

最後，实在拿她没办法了，也只好放下坚持；毕竟，闹这种扭实在不合我的个性。“好吧，拉面定食一份”我比出了一的手势。

听到我这么说，她原本抱在胸前的拳头，也安心似的放了下来。“那好吧！雪音会做给幸也吃的，所以今天考完试後来雪音家喔。”她笑了，只不过在下一瞬间，她却不满意的鼓起了双颊。“唔，幸也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？”

.....

她说要亲自下厨？……能吃吗？依她少根筋的个性来看，果然还是会担心的。嗯，要吃拉面的话，还是附近那家 OO 轩是最好吃的了。

可是，为什么她说要请我吃午饭时，会是那么高兴的表情？难道……在实行着什么恐怖计画吗？会不会在吃下去的瞬间，马上就毒发身亡呢？脑中浮现出雪音穿着巫婆服装，在昏暗的灯光里调制着不明液体的情景……

“呃……算了，这种事我可不干。”

“真是的！幸也你到底是想到什么了啦！雪音才不会调制毒药呢。”她看着我不满的说着。

“哈哈。什么？什么？我完全不知道啊？”故意装傻的我。

“唔，幸也在想什么，几乎都写在脸上了。……”

突然感到一股寒意……

我的名字叫做河田幸也。

在今年的暑假快结束的时候，搬到这个城镇住了下来。虽然并没有任何原因，但总有一种追寻很久的东西，就在这里的感觉；话又说回来，待在这个城镇之前的记忆、那一段时光的资讯，不知道被什么给删除一样，丝毫没有留下任何的轨迹。等到回过神来，自己就住在这个地方了。

身旁并没有双亲陪伴，原因不明。

记得，在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确是在母亲温暖呵护下长大的。而且，印象最深刻的，是她曾诉说过的段有关於降雪的故事。

“相不相信都无所谓……”

记得的，就只有母亲刚开始诉说时，都会附上的一段话；仅仅，就只有这些而已。如果想得起内容的话，那么过往的记忆也定能一并找回。是的，现在的我是这么坚信的；虽然身世充满谜团，但自己却丝毫不感到奇怪；反而有一种这样才是“我”的感觉。不过旁人的好奇，常常会造成困扰啦。

至於困扰的最大原因，几乎在於旁边这个奇怪女孩。

她的名字叫做水濑雪音，目前住在我家的隔壁，看起来就给人有



心的伟岸

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。头上经常系着蝴蝶状的白色缎带,看起来蛮适合她的,也可以说是她的“招牌”了吧!如果她突然拿下来的话,那么一定会令人觉得非常奇怪。

她的神经非常大条,而且常常置他人的感受於不顾;想要做什么,就一定会去做。以她跟我的情形来看,她好像是什么人,都能很快交上朋友的那种类型。

呱噪,是她的专长。

也就因此,自己几乎所有的事情,都被她问透了。像是:身高、体重、嗜好……等等,问到连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时,当然也只能以打马虎眼搪塞过去;不过,现在她虽然嘴上不说,但对我的过去好像还是很感兴趣的样子。

嗯,要小心不要跟她扯上这个话题……

因为,那只会令自己更加头痛而已。

她很喜欢恐龙,甚至可以说到着迷的地步了。可是,有一点非常奇怪的是,她虽然喜欢,可是却会害怕……这点令我非常无言,也种下了往後与她的孽缘。

这算是住在她家隔壁的悲哀吧!

不知道以前她家的邻居,是不是也跟我一样……

以前曾经到她的房间看过,记得那是刚搬来这里没多久的事了!她非常兴奋的跑来我家,然後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里,看那摆满整间的恐龙布偶。光看,就令人不寒而栗……

大大小小:有可爱型、迷你型、当然也有拟真型的(就是这个很恐怖……)。而其中,则有一支龙在里面显得特别突兀:白龙,东方古老传说中,充满神秘色彩的龙,摆落在房间一角却充满显眼感;那眼神充满威严,给人的感觉,说是巧夺天工一点也不为过。

记得,当时她跟我说过:“雪音啊,常常做着被龙追逐的恶梦。”再看看房间的摆设,心中第一个感觉是:她会做恶梦那也是正常的。在那种环境底下,没有一个人能安稳睡着的吧?

……

不知不觉也已经快到学校了。

“幸也,再见罗!”说着,雪音拍拍我的肩膀,便跑向校门口,高

兴的跟一样穿着制服的同年级女学生打起了招呼。从这里可以稍微听到她们的谈话,好像是在聊有关电视节目的样子。聊着聊着,像是想起什么的样子,她突然回过头看着我,轻轻的挥着手喊着:“幸也,要记得今天的约定喔!”

笑了笑,我也只是表示性的挥着手。

是在说今天中餐去给她请客的事吧?

嗯,如果记得的话。

缓缓的向前行进,总觉得心底有一些不踏实的感觉;到底是那里不对,也说不出来。带着疑厄的我,经过大门口时,脚不知为何停了下来,眼睛看着校门口上所贴上的一个海报,上面写着几个字。

“雪之祭……”不自觉的念了出来。

不知为何,有股悸动涌上心头……

钟声,慢慢地敲下。

第一节,考的是英文。

昨天的一切准备,为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啊!……不过,好像都没念到的样子,顶多也只是把课文中的单字背完。都是那家伙害的!不禁在心底嘀咕着。

“找我看什么恐龙嘛……”

当——当当——

耳边传来决定命运的上课铃响,随着这个声音,班上的人开始移动,走到考试的指定坐位。当然,那些人的名字,我一个都叫不出来。虽然来这里也三个多月了,但或许是也不知道会在这里待多久的缘故,所以也就没去跟他们有多大的互动。

总之,就是有这种感觉:说不定到了下一个城镇,自己在这个城镇的记忆,也一样会完全消失掉。反正……性情非常乖就是了!虽然很不想承认,但那些人私底下,常常这样评论自己。

嗯,说不定这样还蛮像间谍的。

谜之一般的少年,不知为何丧失所有的记忆。而且,还被不明组织追杀!而在这些人里头,就有他们所派出的杀手潜伏着。时时刻刻,准备痛下杀手,干掉这名窃取组织内部重要机密的间谍!



心的
作
岸

“吓到……”拍了拍胸口。

一名少女突然出现在面前。

“嗯？幸也怎么了？”

“果然，你就是假扮成女学生，要来杀我的杀手！”後退几步，我动作夸张的指着她。

“什么？”她原本疑惑的表情，显得更加疑惑。

……

“没什么。雪音，有事吗？”我反问着。

“嗯嗯，那个啊，今天要加油喔！”她笑着，做出一个加油的手势。

“喔。”

“唔，幸也，你不能这么冷淡啦！要这样——加油！”她看着我，又做了一次加油的手势。

真麻烦……

虽然麻烦，但如果不照着她的话做，事情只会变的更麻烦而已。

“加油！”感觉好像做了什么奇怪的动作。

“嗯嗯，就是这样。”雪音满足似的点了点头，“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幸也好像是不适合替别人加油的那种类型。”露出奇怪笑容，搔着脸的雪音。

果然，刚刚的动作一定很奇怪。

“没关系，那雪音会代替你的份，一起加油的！”她突然露出认真的表情，再次摆出加油的手势，说着：“加油！”

“喂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！”突然一阵怒骂声从讲台方向传来。

跟雪音一起望向声音的来源，监考老师正面露青筋的怒视着。
努力！努力！

现在，正面对极大的难关。虽然说努力也没啥用啦！但总比放手给他烂要好。至於方法？当然就是尽量的伸长脖子啦！

……

东瞧瞧西瞧瞧，却不小心撞到了铁钉。

“河田，你脖子练得不错喔！居然可以伸得这么长。”

“呵呵，谢谢老师夸奖。”我笑着。

眼前这个叫崎优希的老师……不，应该说是拥有人类外型的魔鬼，如今拿着点名簿，意味不明地笑着。她，是学园里公认最强的数学老师；同时也是手持黑带的柔道高手，拥有在一眨眼之间，把人抛出于九霄云外的坚强实力。那硬的笑容，似乎显示出了她正为下一刻爆发而酝酿着。

“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”

“不行！”

话才刚说出口，马上就被严厉地拒绝了。

个性直率，好啊！

“说什么都行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……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问题丢回了我身上。

三个选择

1. 你帮我做答好吗？
 2. 潇洒的走出教室。
 3. 挖个洞把自己藏起来。
1. “你帮我做答好吗？”

“……”她沉默。

接着，微笑，可以清楚看到，嘴边露出了锐利的虎牙。她转过身去，拨弄着亚麻色的头发，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。过了几秒后，她终于转了回来……

心跳慢慢的加快。目前的情况，正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时刻。

“作弊的下场，就是赶出考场外加零分。”她淡然地道出了这个事实，而脸上的表情还是保持一贯的笑容。

我咽了口水，静静听她说。

“所以……滚出去吧！”话才刚落下，就感到自身乘风起飞的畅快感。



心的
伟
岸

现在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不知道,脑筋一片混乱。只觉得,自己跟风融为了一体;虽然在寒冬中显得有些刺骨,不过这样的经验可不是正常人能享受的。

望向天际。天空,好蓝、好蓝……

就这样,第一节的英文考试,挂点。因为功力还不够的缘故,使得我被监考老师丢出了考场。

2. 潇洒的走出教室。

“好啦,我出去就是了。”我放弃了

放下铅笔,我用着完全不合於自己的潇洒姿态,缓缓的朝门外走去;可以感受到,监考老师注视的视线。虽然自己在经过讲台时,有将答案卡给混在里面啦……

不过,她有没有发觉,还是未知数。

“等等!”在我要开门的时候,她突然喊了出来。

嗯? 难不成被她发现了!

回过身去看着她。

“呵呵呵。”她再度意味不明的笑着,然後招手要我过去。

遵照着她的指示,走到了她的面前。

突然,她将脸逼近了我,说了这么一段话:

“把我当白痴耍啊……你给我飞吧!”

之後,只感到一阵晕眩感袭上。等到意识清楚的时候,自己则躺在广阔的校园里,望着天际。天空,好蓝、好蓝……

3. 挖个洞,把自己藏起来。

“喂,你在做啥?”她的声音有些疑惑。

其实,这样也蛮正常的,因为我现在正用着小狗挖洞的姿势,努力的挖着洞。可是,地上全是水泥,不管自己怎么努力,还是没办法挖出一个比较像样的洞。

“哈哈哈。”站了起来,我傻笑着。

“你……是不是有病啊?”

“哈哈哈。”

“别、别笑了!”她似乎让我搞得有些混乱。

“哈哈哈。”